金鋼鑽

蕘楙題

社址 上海英租界甯波路慈安里五號 電話九〇六〇〇

●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

第九百五十二號

定報價目 中國境內 全年二元四角 半年一元四角 一月二角八分 均作上海通用銀圓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外國各埠加倍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八厘

廣告刊例 「新聞欄中」價面議「新聞中縫」計三十字長十字寬爲一格以半格起碼每期每格洋八元「封面中縫」一分格等與新聞中縫同每期每格洋五元「封面」計十五字高十九字寬爲一格以半格起碼每期每格洋六元

□閘北燼餘一巨案 （漱汀）

自日兵侵佔閘北諸地後，所有商店公司以及居家之貨物器具，均爲一般漢奸，運出脫售，雖商務印書館殘餘之銅鐵，亦不能例外，初則以一小部份售於西門二區公安局附近之某舊貨店，並約三日之後，再運大批至店，該店購得一部份銅鐵後，即陳列攤上求售，乃突爲公安局甲督察員之眼線所悉，趨前探問，店主亦自認係購自漢奸，且謂余僅購其一小部，即拘余入局，君邀功亦微，不如俟之三日，漢奸再運大批銅鐵到時，君拘此漢奸，獲賞必鉅，蓋公安局向例，緝獲贓貨，必以物價三之一，提作獎金也，此眼線大喜，遂日夕俟諸店前，越三日，漢奸果以塌車載貨至，初祇一車，眼線擬即返局報告，店主遮止之，繼又一車，店主又止之，迨第三車至，店主揮手示速往，眼線急往報告督察員，督察員復報告督察長，督察長以案情重大，不敢擅專，遂復請示於局長，局長始決派員前往拘提，至二區通知後，由區派警偕往，乃抵店時，漢奸既去，店主亦遁，僅拘得店夥及車夫各一，當由另一乙督察逐件登記，報告之甲督察，則返區中，請再協助，區長謂事出二區，局方不能越權，所扣貨物，祇能留諸區中，互不讓步，遂爾口角，結果，由區長派一試用內督察，隨往局中，領取收據，始得押貨往局，其未能盡運者，則留店前，由區派警看守，蓋時已入夜矣，迨抵局後，試用內督察索取收據，督察輒加申斥，謂此事奉局長之命而後辦理，如需收據，可向局長領取，試用內督察遂悻悻返，區長至此，自知措置失當，隨將留件傷員送往，惟指報告之甲督察，謂曾需索，第三科科長[illegible]亦稱渠曾需索情事，當由局長下諭，甲督察停職澈查，吳乃將甲督察[illegible]二科查辦，以手續不合，即行勸阻，遂於拘押以後，改歸警察大隊看管，翌日，即一并解往地方法院，檢察官見案大駭，以督察員停職澈查，須由公安局自辦，不能由法院越權代謀也，惟以既經解院，且審甲督察並無嫌疑之點，輒屬取保而出，俟審訊以後，再決有無需索事實焉，竊疑第三科本專理司法，而對於司法似未明瞭如此，亦一奇已、

中央運動場

回力球

今晚八時起賽

1 白羅地	1 亞爾培拕
2 賁薩德	2 普登巧
3 歐祕托	3 畢爾保
4 歐克地	4 拉飛爾
5 拉來	5 沙特浪谷
6 爾拉地	6 古巴龍

明星公司

四達通片上發音

第一部全部對白有聲電影 導演 張石川 客串 洪深 主演 王獻齋 鄭小秋 朱秋痕 全體明星男女合演

舊時京華

攝製已竣 請注意開映日期及地點

第二部 歌唱有聲鉅片 [illegible]

[illegible]體[illegible]女[illegible]演

銀星幸運

攝製已竣 請注意開映日期及地點

天一影片公司出品

慕維通片上發音有聲電影

●第五部● 五彩言情戰事鉅片 戰地二孤女

●第六部● 全部對白歌唱鉅片 一夜豪華

●第七部● 五彩歌舞社會鉅片 有夫之婦

●第八部● 五彩歌舞戲劇鉅片 游藝大會

請注意報告開映日期及地點

新光明媚中，君若欲拍稱心滿意的照相，請快臨新公司後面新光大戲院對面（電話九〇七九二）

雪懷照相室

因爲雪懷照相室是最上等的最摩登化的照相館

出一等價錢 拍頭等美術照相

四寸美術照一元得四張 六寸美術照三張一元半

●攝影手續精良● ●交件迅速快捷● ●決不使君失望●

※凡剪此券來拍照者加送一張（金鋼鑽）※

南京路 華新公司 四月二十日起

春季 大減價念一天

大花幇邊 五折至九折

中西皮鞋特別便宜

美麗牌香烟

上等國貨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中國華成烟公司出品

新光大戲院

甯波路新新公司後面 電話九四五九〇號

◀今天日夜開映▶ ◀聲白言情鉅製▶

女怨男癡 "IMPATIENT MAIDEN"

男主角 劉亞珊斯 女主角 梅卡麗克

時間照舊●價目六角一元一元半

卡爾登影戲院

今天日夜開映（日）三時五時半（夜）九時一刻

單隻眼鏡滑稽健將賴爾甫林最新妙作 五花八門層出不窮的諧情名片

一夕良機

寫一位大律師的艷遇風趣別緻 一擲再擲越擲越糊塗

巴黎大戲院

霞飛路華龍路西首 電話八一一〇一號

今天開映 珍尼麥唐納主演 震刺心弦 哀感頑豔 五彩對白名作

天涯總相逢

是璇宮豔史以後僅有的成功作 願普天下有情人攜手來觀此片

時間 日 三時 五時半 七時一刻 夜 九時一刻 價目 日 四角 六角 八角 夜 六角 八角 一元

小言

□請外交家戴鋼盔 （老衲）

從前的外交部長王正廷，被人家打破腦袋，現在的外交次長郭泰祺，又被人家打破腦袋，中國外交大家的腦袋，常常有被人家打破之虞，拍撻一聲，紅光直現，不幸哉，中國外交大家之腦袋也，

中國外交家何以都不能保其首領，（這是不能保護他自己腦袋的意思，不要誤解）而一班撻伐外交家的人，何以都喜歡打他們的腦袋，這倒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難道說當頭一棒，便可以教外交家大澈大悟嗎，

戰士們因爲腦袋最易受傷，不能不戴鋼盔，現在的外交家，腦袋又時常被人家打破，這似乎也不能不戴鋼盔了，從今以後，我勸中國的外交家，在辦理重要外交的時候，似乎都應當戴一具鋼盔，以資保護，倘然能全副戎裝，穿一件鋼絲馬甲，那就更可以免去一切的危險了，

郭（不是角）先生打破腦袋，這似乎是一椿很滑稽的事，因爲郭先生的腦袋，論理最是舒服，斷不能被人家打破，倘然教他戴上一只鋼盔，那末簡直是在郭先生頭上套了一只「袋」「如意」，雖然如意，恐怕不能像從前這樣舒服了罷，哈哈，

閒話

□申報舊詩問題 （烏龍）

最近申報本埠增刊欄，常常登載許多舊詩，因此引起一位方君的責問，方君的意思對與不對，早已有人加以答復，至於我的意思，以爲各報登載舊詩者不止申報一種，儘可大膽的登載舊詩，但是對於舊詩之材料，還須加以嚴格審定，即如申報所登的舊詩，除了「夢茗齋主」一人，値得我們的欣賞以外，其餘諸人，不是錯了韻腳，便是誤了平仄，即使韻腳平仄不錯，也都是膚淺之作，毫無意味，——陳柱尊先生雖是大學教授，考據專家，但是他的「詩」，我們實在不敢恭維，以才氣論，似乎還不及王放溪先生，——不過詩的好壞，很難鑑別，編輯先生沒有在此中討過生活，魚目混珠，在所不免，我們也不忍求全責備啊，

吟壇

■亞凰附啓 夢茗齋主大作，値得我人欣賞，果如烏龍君所言，倘承以舊作見示，藉訂文字之交，尤爲下走所翹企也，

□題慕飛女士畫 （大可）

漁洋峯與莫釐峯，山色蒼茫在望中，待得向平心事了，虛堂相對聽松風，

慕飛、詩人顧佛影之女弟也，能詩，擅繪事，昨以山水一幅見貽，蒼勁中姿媚躍出，大可爲題

評論

一絕句，花添錦上，愈足珍矣，遂爲製版，以示讀者， 濟公附識

□嚶鳴詩話（五十五） （亞凰）

陳焜，號省齋，漢川人，肄業武昌文高等時，監督紀香驄許爲奇才，勉其致力於經濟有用之學，與江陵朱幻石，京山查安蓀，稱同堂三傑，値鄂督張香濤七十壽誕，國文教官周念衣，命諸生擬作壽序，省齋用駢體，長六千餘言，周評爲兼擅尤西堂吳穀人之長，省齋文名，遂以大噪，民國[illegible]後，懷抱鬱而不開，發爲嘯歌，傷今弔古，情見乎辭，尤工五七言長古，如鄖陽謁盧忠烈公祠，秋日登岳麓山諸篇，航航巨製，淘[illegible]不朽，偶作近體，亦含大[illegible]然意遠，如晴雨不定，[illegible]南僧云，「寒氣朝還勁，[illegible]霜苦未開，世情餘白髮，生意獨青苔，水送殘花[illegible]，雲含宿雨來，寂寥[illegible]耐，試與共尊罍，」全詩神似晚唐人，若韻一聯，直欲奪武功之席，（此節未完）

□正誤 上期區漢奇詩「湖海襟懷樓百尺」海誤作「漢」，

譯叢

□貓的研究（二） （蔣春木）

北平的益世報，於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刊過一篇「談貓」，十七年一月十九日，春木在天津大公報婦女週刊上，發起「研究貓的問題」，後來該報便刊[illegible]鐵園氏的一篇「貓狗[illegible]生及疾病的治療法」，精[illegible]詳密，頗有價値，接着又有[illegible]署名明遠者，投來一篇「[illegible]醫貓」，與鐵園醫氏所述，互相發明，[illegible]能繼續研究[illegible]下去，亦可與養蜂牧羊[illegible]科，成一專學，

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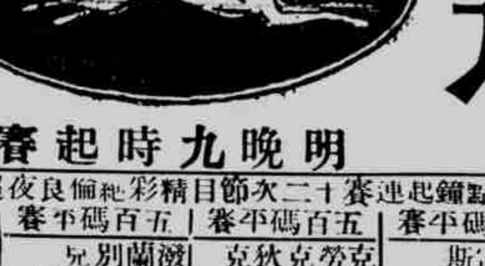
人皆認肺癆爲必死之症無藥可治現在却有肺癆不死之秘法公開濟世欲不死秘法者請向上海仁記路第三十五號愛世開洋行索取

唐拾義 防癆久咳丸 上海廣西路角 父子大藥廠發行

返舊還新 祇有在世界修理皮鞋公司 修理過的皮鞋可以當之

大馬路跑馬廳對面弄內 電話九〇一五〇

亞爾培路 逸園 亞爾培路



明晚九時起賽

明日星期六准晚九點鐘起連賽十二次節目精彩絕倫良夜迢迢晚風送涼高尚娛樂盍興乎來

三百碼平賽	五百碼平賽	五百碼平賽	五百碼平賽	五百碼平賽	六百碼平賽
麥新娜	特克雷斯	克勞克秋克	潑蘭別兒	斯夫登	惠爾反耶
哈德門	獮來老	時髦	倫代拉愛脫	曼地龍	梅徐兒
赳平台兒	維多利亞	反耶別兒	勃立滙	友納浮失勿拉	喔佛好兒
生脫合愛	開必得兒	立佛浪	勃勿爾	紐買蓋鐵潑	佛亦急
獮林勞白此	獻和得	茄力克	地翁考特	酸惟司	地伏許獮老害
翁納司別兒	巧潑司熱否	火潑浮	司刀潑華去	好克司安惠	勿拉英拍脫門
辣夫散佛	孖達爾	却明新娜	福立司金	海善道獮	薄哈同抱汗
預備台此獮夫	預備：路娜	預備拉司好潑	預備司潑林飛	預備開勃勞抱汗	預備：生耐喬汗

☆本園入場券來賓會員每台每張大洋一元公共大看台每張大洋五角☆

星期日（五月八日）下午二時半起特開 日中大賽 下期大賽

●別獎 四月份搖彩揭曉 彩票

頭彩四八九〇號得彩洋四千二百十九元二角 武彩一二九〇號得獎洋二千一百五十九元六角 叁彩三九八八號得彩洋一千〇七十九元八角 搖出而狗未賽得之號碼共五個 [illegible] 各得彩洋二百十五元九角六分 外埠函購之四月份特別搖彩票已將揭曉對號單已照來函地址分別郵寄俾便核對●五月份特別搖彩票現已出售每彩洋二元頭彩至少大洋四千元外埠函購須附郵票一角二分

☆小閒話 （陸士諤）

朱步孫夫人陪其男女二公子，來寓就診，其公子所病爲風熱咽痛，女公子所患爲尋常感冒，均係小恙，不足介意，獨朱夫人面色灰滯，眼下尤現青色，余謂之曰，令郎令愛之病不足慮，夫人面色不佳，將生大病矣，非診治不可，夫人曰，家中病者三四人，就中西醫診治，以及調護服藥諸事，均需余一人主持，余身雖不適，倘能強倣，何暇醫治，余曰，夫人病不作則已，作則必大病，非診治不可，強而後可，診之兩脈浮濇而沉弦，舌苔微膩，知其伏邪極重，乃以羌活防風荊芥廣霍半夏川厚朴陳皮大豆卷爲劑，服後身熱骨節疼痛，經行色黑，乃於前方中加赤芍丹皮，得汗而病衰大半，而色之灰滯始退，此病倘不早治，必然痙厥發斑，而適逢其會，俗言醫藥有緣，若朱夫人者，不可謂非藥緣也，然滯色雖退，骨節疼痛雖瘥，而頭暈胸悶依然，余仍進以宣化透邪之劑，慮其發現斑疹也，

內科陸士諤診例

診金 門診二元

診時間 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地址 上海英租界跑馬廳汕頭路二十三號門牌

徐麗洲痔瘡兒科專家
地址 老閘橋北小菜場對面 電話四二一四六

新聞記者與停戰會之二案

（竹波）

白川重光植田等日方諸要人、旣以炸彈受創、各報記者、以此爲非常問題、或足影響停戰撤兵會議、皆競相刺訪、我國各報社記者、遂亦大事活躍、於是某社記者、在虹口公園前、突被日兵拘捕、而晨報記者金雄白王一新兩君、亦因此入日領署訪問、是日、雨勢頗大、名刺旣遞入、佇立署前園中者達十餘分鐘、猶未聞延見之聲、而日陸戰隊兩人、則方荷槍實彈、眈眈然有監視之意、當擬卽行、忽指國聞社及華東社之葛張兩君、耳語家人、謂肇禍時、此兩人亦參與其間、所幸當時外交部祕書李[illegible]君等、亦均在場、立卽代爲辨證、證明一切、始得無事、不則亦將[illegible]受縲絏之禍矣、爲新聞記者者、惴惴可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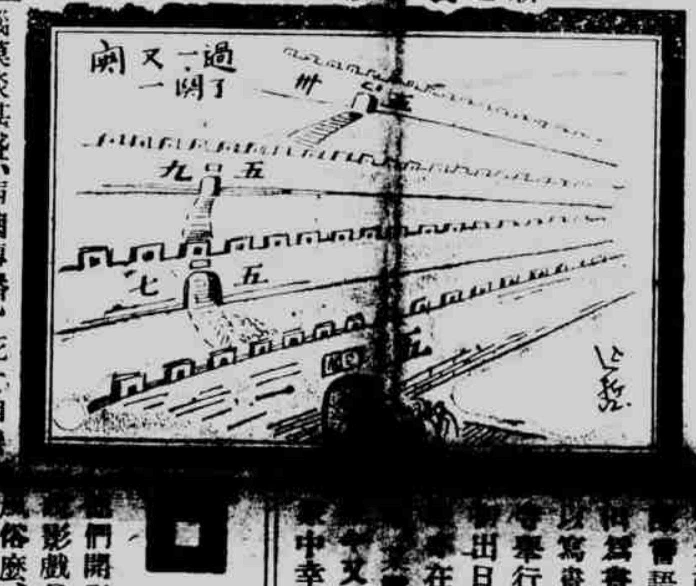
郭泰祺被毆時之黃戴

大學學生聯合會代表、以責問外次郭泰祺停戰會議情形、致發生毆擊案件、當時出席停戰會議之戴戟與黃強兩氏、適亦蒞止郭寓、方入他室易衣、及聞喧擾聲、以爲刺客、未敢出窺、黃且一手探自備手槍、以防萬一、迨郭被毆、學生代表旣遭拘繫、戴[illegible]兩氏始出、不則以[illegible]之勇、或足以解此糾[illegible]而郭亦不致受創入[illegible]也、

郭泰祺與床上簽字

（快哉）

外交次長郭泰祺、被各團體請願代表、將銅元擲破頭顱、一時傳爲特殊新聞、有人謂外交官之被毆、已不止郭一人、前如曹陸章、近如王正廷、郭之被毆、亦外交家之家常便飯、不足奇也、微聞是日行兇者、確係一激於義憤之熱血青年、[illegible]手中又無武器、遂憑在衣袋中摸出銅元數十枚、向郭猛擲、而郭乃頭破血流矣、肇事後、郭仍兀坐沙發中、默默不發一言、行兇者則溜之大吉、其家人見郭被毆、急以電話告知捕房、捕探趕至、以行兇者已去、將未動武之各團體代表十一人捕去、此十一人誠无妄之災也、但不久卽釋、致未成銅元獄、亦是幸事、乃郭電京後、汪精衞忽大發雷霆、大有非拿辦爲首之人不可之勢、蓋亦一種殺鷄驚猴之手段也、値玆停戰協定簽字聲中、日方重光等旣受重傷、今郭泰祺亦陪同受傷、兩方代表、彼在此床上簽字、眞可謂相等的外交矣、



口罩笑史

（狂瀾）

當此春風和暖、萬物向榮之際、而人類的仇敵、死神的先鋒「病菌」亦乘機發動、廣東氣候較熱、故邇來發現腦膜炎甚盛、病菌傳播、死亡相繼、[illegible]醫院亦幾有人滿之患、一般頭腦[illegible]新之人物、咸面加口罩、以防病菌之授染、故廣州街道之上暨公共場所、御口罩者比比皆然、土地局科員某[illegible]西裝革履、倜儻風流、惜目患短視、[illegible]美中不足、自忖日處稠密之區、深[illegible]可怖之病菌、一旦光臨、遂謀諸女友製一口罩、翌日、女友卽製贈一[illegible]、某欣然戴之、逕赴局辦公、局中男女職員、因亦多御口罩、乃一見某科員、無不捧腹狂笑、某覩狀愕然、心疑同儕惡作劇、乃檢視衣服冠履、了無異狀、詢有某職員、笑指其口罩曰、君何倒行逆施、以女性之胯下物御之口鼻間耶、及將口罩除下、詳加視察、始悟所御者爲一某棉織廠出品之衞生帶所改製者、心知受女友之愚、大呼觸霉頭不止、然一段笑話、已傳遍局中矣、

陳孚木與陳璧君

（平遠）

日來外間多傳交次陳孚木氏、爲汪精衞夫人陳璧君之兄弟行、謂以裙帶關係、得任今職、但按諸事實、則陳孚木旣非陳璧君之兄弟行、且與汪精衞亦無相當情感、惟與陳銘[illegible]有深長之淵源、故倚[illegible]也、至陳璧君母族[illegible]現入仕途者、俾其姪陳曜組一人、曜組曾留學美國、專研鐵路工程、返國後、卽在路局任職、旋卽升任廣九路局局長、現方供職於鐵道部、任業務司司長云、

張冥飛之怪癖

（丁闓）

[illegible]冥飛君、亦報界之一怪、[illegible]拓不羈、有名士風、前曾[illegible]中國晚報筆政、與沈卓吾君稱莫逆交、前年、張忽[illegible]棄管生涯、襆被入首都、充某機關祕書之職、平生好雀戰、戰則不停、蓋亦其唯一之嗜好也、沈卓吾死後、張甚悼之、前日、沈君開追悼會、張由京匆匆趕到、在靈前摸出自撰之祭文、洋洋數千字、帶哭帶讀、聞者爲之鼻酸、讀畢、卽欲掉頭而去、友人請其入室稍憩、謂座中均政界中紅人物、可相與晤談、張復大搖其頭曰、此輩達官貴人、都是官氣十足的東西、我不願與之作周旋、竟攜帽急奔而去、其友好雖四處找尋、終未悉其蹤跡、蓋又沉迷於雀戰場中矣、其行動亦頗耐人尋味也、

陳樹人亦畫求高位

（飛狼）

[illegible]人者、亦黨國要人中之一員也、嘗聞粵人每以僞君子稱之、以其與汪[illegible]衞相類也、陳與汪友善、近應汪邀晉京、榮任高官、但其自稱、則仍謂因[illegible]畫而來、非爲做官而來、蓋陳恆以寫畫鳴高、而實則借以獵取高官耳、[illegible]嘗語人、昔鄭板橋曾任小京官、卽以其官銜署畫末、我平常最厭作官、[illegible]爲畫家多一銜頭、亦不妨作官、從前迭充各缺、皆爲作畫而已、可見其[illegible]以寫畫爲幌子、以鄭板橋自掩飾也、今年元月、廣州老民黨多人、在六榕[illegible]舉行慶祝會、席上有發起聯席撰一對聯藉以頌禱者、粵人謂之不通對、[illegible]出日字、次出妝字、次第共出七字、合爲唐詩「春日凝妝上翠樓」句、時[illegible]在座、有某君卽以「頻年寫畫求高位」對之、意固指陳也、闔座咸爲[illegible]、[illegible]者、乃陳之老友、知陳言行甚悉、陳入國民黨、亦某君所介、然而[illegible]今以挾畫具北來、謂爲寫畫、其官位則適在陳晉京之日發表、陳亦誠書[illegible]中幸運兒哉、

影戲院之中文字幕

（老吃）

[illegible]們開影戲公司和影戲院的、不是[illegible]影戲是什麼社會教育、什麼改良風俗麼、不差、這是大家都承認的、外國攝製影片的很多、影片上的說明字幕、自然也都是外國文、上海各影戲院開映外國片的也不少、這其間大部分是外國的看客、他們當然是迎合外國人的心理、那麼我們中國人開的中國影戲院、看客又幾乎完全是中國人、似乎極應該用中文字幕了、然而南京大戲院却不然、一般看客、都想不透他的用意、有人說、這家影戲院的字幕、可惜只用英文、倘是用了日本文、或者搬到了閘北去、那麼日本人本是求才若渴、並且也亟需這種影戲院的開設、去代他們宣傳社會教育和改良中國的風俗呢、

石路中市 天福綢緞局
盤進綢廠時令綢緞葛綢存貨數十萬元
削碼七折 不顧成本
購滿念元加送禮券二元

請飲 國產烟台啤酒
國難當前、歐惟人人倡用國貨、始克保持元氣、而救危亡
烟台啤酒爲國貨中之翹楚、最足以使愛國士[illegible]心滿意
總經理 上海同孚路八十七號 義成公司 電話三一一四四三號

茲有某女士、師範畢業、富於教育經驗、且精書畫、現願任本埠公館教席、最好供給膳宿、欲聘者請來本館與鄙人接洽可也、
施濟羣啓

兌倫醫院
院特請男專科醫師歐美各國新科學無[illegible]方法治療
確有把握根治不孕生殖機能障礙
陽萎早洩 夢遺滑精 梅毒下疳 白濁橫痃 血淋白帶 月經異常 子宮疾病
無論初起復發一經醫治無不可於最短期間完全痊癒永無後患
[illegible]海西藏路遠東飯店對面

詩話中、有康熙中、曹楝亭爲江甯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所謂大觀園者、卽余之隨園也云云、幼時所閱爲木刊本、確有是語、及至海上繙印鉛印本、則已將此語删去、嘗于楊柳樓台、（在四馬路浙江路之西、今一枝香舊址、只賃樓一楹、下設瓷器雕刻肆、因旁有外人別墅、楊柳數株掩映其前、故取名以此。）晤倉山舊主、（名祖志、號翔甫、卽隨園老人之孫、）棲息於園中、而作隨園瑣志者。）今以此疑質之、據云、此書之作、實我祖所授意、而雪芹主稿者也、其曰『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以寓意有自、未嘗自居於作者也、其曰「由空空道人鈔寫、」回來改名情僧錄、東魯孔梅谿、題曰風月寶鑑、玄之又玄、得了好了、」風月之談、警幻之語、借孔氏以標題之、仙子以覺悟之、猶新齊諧子不語命名之表示、引證故事、由甲及乙、誤彼爲此、朝代官爵、穿插附會、顚倒錯亂、此本作小說者有意爲之、不求眞實之深心也、然其微意之所在、則有可窺見者、園名大觀、拓地之宏、締造之精、一生心力、俱萃於此、當時江浙兩省、豪貴人家、均無此大好園林、致有尹文端因御駕南巡、駐蹕此園之說、我祖作書指之、書中歷敍園之興廢、我祖達人、無平泉之成見、感興廢之無常、遺囑中有云『吾身後汝一人能洒掃光鮮、照舊位置、使賓客來者、見依然如我尙存、如此撑持三十年、我在九原、亦可瞑目』等語、。中之主人翁

徐先生

（章呆）

這位徐先生，不是別人，是我老婆的丈夫，是我兒子的父親，最說得簡單些，便是我自己。自己，爲什麼要恭而敬之，稱曰徐先生呢？不然！這是別人稱我。然而別人，誰都對我可以稱徐先生，平常得很，又何用特別的提起呢？因爲這叫我徐先生的人，與其餘的別人不同，叫我徐先生的地方，又與其餘的地方不同，言實在是一個特殊的情形。最多是我在等候電車的時候，忽然在我耳畔，輕輕的一聲：

「徐先生！」

我回頭驚視，竟是一位似曾相識的畢家三少爺。

「徐先生！我三天沒有吃東西了，借幾毛錢給我活幾天命罷！」

我雖一時想不出此人與我從前在何處認識，總而言之，此人像還是最近落魄的咧。我遇到這種人，實在是苦痛，因爲我除了今天要買東西之外，身邊決不會多帶錢，只有幾個車錢罷了，那種友誼的乞丐，至少要二毛錢，在我這有限的車錢內，提去二毛錢，必致使我步行回去，所以我每每聽到耳畔有輕輕的一聲徐先生，我就心驚肉跳，要算算今天懷中，有沒有兩毛錢了？

這種人物，一個月中，當然要遇到好幾次。我絕不認識他的，固然也有，盤問了他，能夠說出他的來歷來的，也不在少數。和我緣分最深，常常見面的，我記得有三個人。

第一個是從前做案目的，當波人。當波人做案

金鋼鑽小說集

百奇人傳 說部卮言

十

金鋼鑽報館藏版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

說部卮言

（一）水滸

（陸澹盦）

第十回朱貴引林冲上梁山、天尙未明、比至聚義廳上、王倫等已端坐以待、黎明卽起、強盜亦正未易爲也、聞之可發一噱、

宋江旣負天下大名、四方豪傑、聞聲傾倒、晁則與江同鄉里、乃轉未謀一面、似於情理不合、

第十九回敍梁山諸人收官軍後之慶功筵云、「殺牛宰馬、山寨裏筵會、自醞的好酒、水泊裏出的新鮮蓮藕幷鮮魚、山南樹上、自有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之類、」按其時當在六七月間、柿栗與蓮藕同登盤飧、似於時令不合、

晁蓋等智取生辰綱、爲六月初四日事、事洩而投梁山爲盜、是六月底七月初事矣、因晁蓋等之屢敗官軍、而引起濟州行文鄆城縣防備、因行文鄆城縣防備而引起宋江之私閻婆惜、然則宋閻之合、應爲是年七月間事、而後又隔數月、始敍及宋江夜遇劉唐事、而書中乃謂宋江遇劉唐之夜、爲八月十五、屈指計之、時日似有未合、羅貫中原本敍劉唐攜金酬宋江、乃緊接晁蓋等落草之後、確視今本爲合、但原本謂宋江之納閻婆惜、乃在遇劉唐之後、事隔數月、晁蓋之書信尙留囊中、以致發生變故、論情理則似又有未合、

龍：龜

短篇小說

（七）（景星）

老顏悶悶的隨著三太太回來、三太太沒好氣的將他臭駡一頓、駡得十分厲害、人家說狗血噴頭、我道是血噴狗頭、老顏那敢撒一個屁、祇有用手撮着他新近留下來的日本化小鬍子、滿臉表示着啼笑皆非的神氣、這一場交涉結果、老顏抱着不抵抗主義、允許了三種條約、第一是辭歇玫瑰花、第二是三星期不准出門會客、第三是親自動手煎熬三斤雲土齊兒、總算將這場風潮、無形中消弭了、可是顏老板的一顆心、兀自不死、他雖然受了這番挫折、仍然想挽回的方法、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不論什麼難題、祇消你成日價專心一意去思慮、那便沒有不能解決的道理、顏老板整整地費了二天腦汁和心血、這才想出一個十全十美的方法來、他打定主義之後、立刻攤下了煙舖、命汽車夫到龍公館裏去、請龍大人一來有要事相商、汽車夫阿四、忙自去請了、不到一個鐘點、由房外走進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來、頭戴一頂貂皮帽、身穿虎爪大衣、目架茶晶眼鏡、四方臉、仁丹鬍兒、手持一根司的克、很帶着幾分官僚的神氣、顏老板見了他、忙坐起來笑道、龍大人貴忙得極、這一向貴足輕易不踐寒門、敢是怕沾了窮氣嗎、龍大人笑呵呵的說道、老顏你也太多心了、這幾天不來拜候、因爲我們吳老總東山再起、籌款孔亟、

神秘先生

神秘小說

（四）（神秘客）

[一] 眞假神秘先生

「這不是她們諾我們的請求，是她們想了這個頑意兒出來，使我們——一般的男子顧客，——都不得不允諾她們的需求：她們的需求是甚麼呢？她們是季布的千金一諾，不是晴雯的千金一笑；是賣諾生涯，不是賣笑生涯。你想，古時的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她們用了紅的白的黃的……種種粉兒，一陣子摩擦，彷彿這個大和尙生公，在蓮台上點頭幌腦的說法，一時花雨繽紛，口角流涎，便是頑石也當點頭諾諾連聲哩。卽使有幾個入定老僧，免強支持些時，她們便在至聖之地，摩頂放踵，多摩幾摩，使你一心歸依，願受戒律，你不是諾了麽？諾不是必諾麽？到這時便開方便之路，入不二法門。生公和尙便走下說法台，浴於劍池，此必諾浴之謂歟？」神秘客說了這麼一大套。

黃熟梅子

長篇小說

（錖雲生）

孝思不匱的藝術家

"嗒，這是一本Z理髮店的票子，好得很。陳家太太是老闆娘娘，她今天在堂會上，送了我四本，你有機會去試試看。"她又塞在我袋袋裏。

啊，意外的殷勤，如醍醐之灌頂，眞是聖恩浩蕩。

"你們府上還有一段路嗎？"她似乎有站住的意思。

"是的。啊，這就到了你們府上嗎？"

"拐過去第四家。我先送你到家裏罷。"

"咲話，回頭我再送你回來，那送到明兒天亮，我們還在馬路上蕩着。"

她格格地咲了，"那你一直去罷。"

"不，我送你過去一段，看你進門口。"我攙住她轉灣，車夫等在門口。

"小蘇州，把車子拖出來，送少爺回去，"

"何必。不，不，我自雇車子回去。"

"不要緊，很便當的。"

"不，不，一點點路，車子拖進拖出，太麻煩了。我去了。明朝見，老地方。"我重重的握一握手。

"明朝會，當心點。"

我跳上黃包車，哎喲，三點二十分。